

八国集团 与中国

吕有志 林小芳 查君红 等编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八国集团与中国

吕有志 林小芳 查君红 等编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国集团与中国 / 吕有志, 林小芳, 查君红编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6
ISBN 7-308-04747-4

I. 八... II. ①吕... ②林... ③查... III. 国际政治组织—研究—西方国家 IV. D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9865 号

八国集团与中国

吕有志 林小芳 查君红 等编著

责任编辑 汪泉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70 千字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500

书 号 ISBN 7-308-04747-4/D·24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前 言

很难说编著本书是早已计划好的事,但我们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关注八国集团的确已有时日。从2000年开始,我们已将八国集团作为我们所的一个研究方向,申请了浙江社会科学规划办的课题,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八国集团的一些信息,甚至把八国集团与中国作为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这些年来,我们陆续在一些报刊和网站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八国集团的文章,引起了有关部门和学者的注意和反响,一些文章也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八国集团研究中心(G8 Research Group)收入他们的信息库,国内一些学者在八国集团的研究中也较多地引用我们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深感功力不足,研究不够,一直不敢出版研究专集。然而,这次之所以突击撰写和编译一些文章,并将以往所发的文章汇成《八国集团与中国》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八国集团与中国越走越近,八国集团这一机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国内对八国集团的研究非常缺乏,相当一些人对八国集团的了解往往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至于如何应对中国将来加入八国集团更是凤毛麟角,这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内的一家出版社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于2005年出版了一位博士生有关八国集团的书,严重地侵犯了知识产权,十七八万字的一本书竟然抄袭了我们前些年已发表文章的近两万字的内容和有关观点,真是触目惊心!为了正本清源,我们不得不挑灯夜战,加班加点,汇集和赶写这本著作。

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引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八国集团的意义、现状与切入点。第二部分为七国、八国集团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趋向。重新思考了西方七国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角色,探讨了冷战后七国集团的演变及其影响,介绍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8研究中心研究情况,分析了G7/G8角色转型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以及八国集团对国际秩序的意义。第三部分为八国集团成员的相关战略取向。在这部分中,我们通过编译国外学者的论文试图介绍和考察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八国集团的战略取向,同时展望了2006年圣彼得堡峰会。第四部分为八国集团与中国。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考察了八国集团与中国越走越近的主要原因;分析了七国、八国集团和中国在加入八国集团问题上各自的基本立场;对中国与八国集团关系作了前瞻性思考,表明了作者对中国加入八

国集团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想法。

由于是合著，系多人合作而成，因而在本书中的观点上未必完全一致；在体例和文章的风格上也有一些差距。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尊重作者看法，很少作处理。这也许会给本书带来多样性统一的特色。至于观点的正确性只能由读者去鉴别和批判了。

虽然本人是本书的主要作者，但有相当部分工作是我的一些学生做的，特别是查君红和林小芳两人。如果说这本书对我国研究八国集团有什么贡献的话，他（她）们应是主要的功臣。

吕有志

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引论

八国集团研究:意义、现状与切入点	2
------------------------	---

第二部分 七/八国集团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趋向

西方七国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角色再思考	10
冷战后七国集团的演变及其影响	19
七/八国集团角色转型与全球治理	28
八国集团:正在形成的“全球治理中心”?	36
“全球治理中心”:梦想抑或现实	46
八国集团与全球化的挑战	56
全球化、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	60
八国集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65
八国集团:失败的全球治理模式	69
全球化与峰会的角色	75
从传统霸权到制度霸权	84

第三部分 八国集团成员的相关战略取向

美国新政府对八国集团的战略取向	114
20 世纪 90 年代的西方首脑会议:美国的视角	123
美国与八国集团	134
法国与海岛峰会	138
英国的海岛峰会目标	142
英国,欧元和北美	145

论俄罗斯在八国集团中的角色	150
俄罗斯与八国集团	158
展望 2006 年圣彼得堡峰会	161
德国与八国集团	163
日本与八国集团	168
八国集团冲绳峰会的任务:日本的视角	172
意大利与八国集团	176
加拿大的八国集团外交	181
八国集团与欧盟	185

第四部分 八国集团与中国

国际金融体系管理:七国集团与中国	198
八国集团、扩大对话与中国参与	221
八国集团与中国为什么越走越近	248
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前瞻性思考	254

第一部分 引论

八国集团研究:意义、现状与切入点^①

吕有志 查君红 林小芳

〔摘要〕 八国集团研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有着尤其特殊的意义,可是长期以来,中国对八国集团这样的国际体系进程因素的重视是很不够的。与国外同行相比,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八国集团的研究,有着较大的差距。鉴于中国正逐步融入八国集团成员国在其中居优势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中国如何处理同八国集团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进行八国集团研究时面临的最紧要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进程因素,如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八国集团作为国际体系进程中的一个因素,由于其成员国在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备受人们关注。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研究八国集团有着尤其特殊的意义,可是长期以来,中国对八国集团这样的国际体系进程因素的重视是很不够的。本文先分析研究八国集团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意义,再梳理国内外对八国集团研究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提出中国在八国集团研究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八国集团研究的意义

八国集团在国际上被称为 G8^②,是世界上几个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自 1975 年开始举行的经济、政治论坛,也即原先的西方七国集团的延伸和扩大。八国中有四国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日、德、法、英、意六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六位,八国 GDP 总值占世界 GDP 总值的 66% 以上。^③ 不论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八国集团

① 本文完成于 2001 年 4 月,曾作为原创稿首发于“世纪周刊·国际视野”,《世纪中国》,2001 年 9 月 7 日。

② G8 系英文 Group of Eight 的缩写。

③ 根据《2000~2001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王洛林、余永定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第 366-337 页)提供的 1998 年数据计算得出。

的成员都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角色。正因如此,八国集团每一次首脑会议都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从客观上讲,八国集团的存在本身就值得研究。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活动由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生产、交换、分配和资本的国际化趋势,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投身于世界经济的历史潮流中。因此,深入地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关系,是中国学术界的长期重任。

八国集团,就形式而言,是一种国际会议制度。它的前身——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部矛盾方式变化的结果。经过近 28 年的发展,八国集团已成为西方八国之间进行对话和协调的较为有效的机制。研究八国集团这种重要的国际协调机制,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在国内,对八国集团这样的国际体系进程因素的重视是很不够的,在当前中国日益深入八国集团成员国在其中居优势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时,这显得尤其突出。迄今为止,专门论述八国集团的专著只有一本,而且该书出版于 1990 年 7 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期刊报纸在数量上激增,在国际关系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是以八国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屈指可数。可以说,国内对八国集团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分析阶段。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对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来说,研究八国集团既是有意义的,也是富有挑战性的。

二、八国集团研究的基本现状

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八国集团的研究,与国外同行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

国内唯一的一本关于八国集团的专著《冲突与合作: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透视》,通过结合纵向的历史描述和横向的整体分析,全面介绍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揭示了战后 20 多年历史发展出现的新现象:资本主义各国已被牢牢地拴在同一条船上,一荣俱荣,一衰俱衰。该书分析的截止年份为 1988 年,对 1989 年及以后的首脑会议发展演变的趋势,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认为“美日欧三极之间力量对比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影响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未来形式的最重要的因素”^①。

^① 参见张向晨、胡兆明著:《冲突与合作: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透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 163 页。

从总体来看,该书是属于介绍性质的。不过,它对在该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开辟了一个成功和良好的开端。

自1988年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是:(1)《处于十字路口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2)《协调与合作仍是主流——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3)《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在下降——评在加拿大举行的第21届西方七国首脑会议》,(4)《应对全球化挑战改革现行国际经济体制——评科隆八国首脑会议》,(5)《北约组织与八国集团左右夹击联合国》,(6)《八国集团背后的历史惯性》,(7)《从冲绳峰会看八国集团》,(8)《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与前景》,(9)《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几点看法》,(10)《七国首脑会议的演变——评丹佛八国首脑会议》,(11)《世界七强共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大计——试评西方七国集团“信息社会”部长会议》,(12)《七国集团减债计划和南北矛盾》。^①

上面这些论文中,(1)(2)(3)(4)(10)(11)是一个类型,都是以评价某一次会议为主要目的;^②(7)(8)(9)(12)属于另一类型,它们是从一次会议分别阐述对八国集团、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与前景、七国首脑会议以及南北矛盾的认识。^③这两类文章对八国集团的基本定位是一样的,即认为其首脑会议决议虚多实少,其作用在不断下降。其中的多数文章还明确指出其前景是黯淡的,除非实行必要的改革。(5)旨在研究联合国在近来所遇到的挑战。^④(6)认为在历史演进中存在着惯性因素,八国集团背后的历史惯性的基础在于资本逻辑在全球的延伸;这种历史惯性是日益加强的,从而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度越发提高;在此分析基础上,作者对实力不断上升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八国集团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战略性的思考。^⑤

① 这些论文是通过 CNKI-CJN3.0 数据库检索系统和人大复印资料检索系统得到的,截止时间为 2000 年 12 月 31 日,就我们能接触的资料,2001 年还没有出现有关八国集团研究的论文。这里不包括新闻记者发回的报道分析。各论文的出处将在下面提到。

② 参见李长久:《处于十字路口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事报告》1996 年第 8 期,第 53-56 页;李长久:《协调与合作仍是主流——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世界经济》1994 年第 9 期,第 23-29 页;李长久:《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在下降——评在加拿大举行的第 21 届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世界经济》1995 年第 8 期,第 6-10 页;甄炳禧:《应对全球化挑战 改革现行国际经济体制——评科隆八国首脑会议》,《世界经济》1999 年第 10 期,第 60-63 页;刘赛力:《七国首脑会议的演变——评丹佛八国首脑会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 年第 9 期,第 33-36 页;靳仲华:《世界七强共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大计——试评西方七国集团“信息社会”部长会议》,《国际技术经济研究学报》1995 年第 4 期,第 22-26 页。

③ 参见李少军:《从冲绳峰会看八国集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9 期,第 65-67 页;阎学通:《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 年第 8 期,第 18-21 页;陈凤英、郑宇:《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几点看法》,《现代国际关系》1996 年第 8 期,第 20-24 页;宿景详:《七国集团减债计划和南北矛盾》,《瞭望》2000 年 8 月 7 日第 32 期,第 63-64 页。

④ 参见乔卫兵:《北约组织与八国集团左右夹击联合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3 期,第 13-17 页。

⑤ 参见唐永胜:《八国集团背后的历史惯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4 期,第 19-22 页。

此外,1994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世界经济调研》编辑部联合召开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国际形势研讨会。会议特别邀请新华社国际部、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社科院等其他研究所的代表参加。会议针对当月8—10日西方七国首脑那不勒斯会议(第20届),围绕七国首脑会议的职能和作用、七国集团和联合国的关系、七国首脑会议的前景与我国的态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冷战后的协调作用,一部分与会者认为,其作用是加强了,而非受到削弱;大多数人认为,其协调作用面临严峻挑战。就七国集团和联合国的关系,有两种相反观点,一是认为,西方大国想通过政治一体化的作用,在联合国内部发挥“影子内阁”或“参议院”的作用,甚至将自己凌驾于联合国之上,从而逐步取代联合国的作用;一是认为,西方国家实现政治一体化是很难的,西方国家之间,尤其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着重重矛盾,此外,如西方国家想以有利于自己的安排重组联合国,必然遭到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不会得逞。关于七国首脑会议的前景与我国的态度,与会者在七国首脑会议的前景上基本是一致的,即七国首脑会议正处于职能和形式的重大转变时期,它将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我国的态度上,有三种观点:其一,我国应积极参与七国首脑会议;其二,我国应该参与七国首脑会议,但不必急于求成,其三,参与七国首脑会议是一个重大的举措,我国必须全面衡量利弊,谨慎行事。^①

国外对八国集团的研究相对国内来说,探讨的内容更深入,探讨的范围更广泛,探讨的角度也更多。这里国外主要指西方国家,从互联网的搜索结果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八国集团的研究与中国的目前现状差不多,甚至在介绍方面还不如中国。^②

西方国家对八国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功能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八国集团正朝着成为一个全球治理的工具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八国集团已逐渐地成为治理、协调全球性问题的中心。这些全球性问题既包括传统的经济、政治、安全等问题,又覆盖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而带来的重债穷国、信息差距、转基因食

① 这段根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形势讨论会综述》一文编写,参见曾智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形势讨论会综述》,《世界经济》1994年第10期,第71-73页。

②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关于八国集团研究的专著很多,其中的不少专著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Putnam, Robert D., and Nicholas Bayne 合著的 *Hanging Togethe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Seven Power Summits*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 Fred Bergsten 和 C. Randall Henning 合著的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and the Group of Sev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 C., 1996), Cesare Merlini 和 G. Garavoglia 合著的“The Future of the G7 Summits,” (Special Issue of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29, April-June 1994), 等等。

品、国际伦理等等新问题。^①极少数学者认为八国集团是过时的,只能在媒体面前亮相、拍拍照而已。^②

西方国家对八国集团的研究范围是广泛的。学者们对八国集团的形式、规模、议题内容及上面谈到的其功能都进行了相对深入的分析。在形式上,大多数学者支持八国集团发展成为具有常设机构的国际会议制度,鼓励八国扩大对话和协调的方面,也就是在原有的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的基础之上,使得更多不同的部长加入八国集团的队伍。这些学者视每次新部长级会议的召开为八国集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规模上,许多学者认为,八国集团应扩大规模,即增加成员国数量,要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把中国包容入内,以建立八国集团的合法性,所以,他们为20国集团的创建而大受鼓舞。在议题内容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分歧较小,认为,其一,细枝末节和各领域的具体问题留给部长级会议解决和处理,首脑会议着重解决和处理事关全局、战略性的问题;其二,对当年发生的紧迫问题或突发事件,首脑会议像目前这样进行讨论是必要的,不过,首脑会议应着重指出解决这类问题的大方向,不纠缠于它们的细小方面;其三,议题内容重在传递出这样的一种精神,即首脑会议讨论这些议题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在西方国家,学者们是从多角度研究八国集团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研究中心按照下面的专题为八国集团研究论文分了类:农业、艾滋病、贸易收支平衡、生物伦理、资本市场、债务、毒品、东西方经济、东西方安全、就业、能源、环境、高科技犯罪、人权、通货膨胀、信息社会、利率、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东、移民、货币问题、洗钱、南北关系、核安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难民、地区安全、科学与技术、结构改革、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乌克兰、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除了从上述专题角度及会议本身要素角度进行研究外,还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八国集团成员国的兑现承诺的研究。

总的来看,八国集团研究在西方有着独立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可说硕果累累。但是,研究学者一般都是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他们的努力对于理解八国集团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本质上,他们的研究反映的是当前在国际关系中占主导优势的少数西方大国的观点和立场。在对八国集团的研究中,人口在全世界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不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① 参见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研究中心收集的八国集团与治理的论文,<http://www.library.utoronto.ca/g7/governance/index.htm>;还可参见西方八国集团研究学者在2000年八国集团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该研讨会主题为“全球治理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Global Governance),<http://www.library.utoronto.ca/g7/ryukyus/index.htm>。

② 这是一些记者型学者所持的观点,专门从事八国集团研究的学者,据我们目前所阅读的范围,还无人持这种观点。

三、进一步研究八国集团的切入点

由以上国内外对八国集团研究现状的梳理可见,在八国集团研究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与国外同人有着较大差距。要在八国集团研究上取得极大突破,中国学界必须形成一支稳定的独立研究队伍。可是,形成一支稳定的独立研究队伍非一朝一夕之事。考虑到当前国际形势,找到切入点,深入地研究八国集团内在的协调机制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中国学界的当务之急,也应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切入点。

研究八国集团的最终立足点在于中国,而非其他。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主导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安排,一直比其他国家分享着更多的利益。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创建八国集团这种机制的要害在于协调相互间的经济政策,统一各自的对外立场,以达到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和强势地位的目的。冷战后西方国家改革八国集团这种机制的实质在于,按照自己的设想,以当前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形势,推进国际体系结构的演变和国际体系进程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强势地位。这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这一局面?尤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当前公认的体系大国中,只有中国处于八国集团之外。随着中国实力的加强,中国势必越发深入地进入八国集团成员国在其中居优势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这就使得中国必然面对如何处理同八国集团的关系问题。八国集团为维护其强势地位,避免受到其他国家对其一直具有的既得利益分配提出挑战,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问题。目前由于国际体系结构是多极霸权或叫“一超多强”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下,大国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即明确的敌友关系难以划分。^①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八国集团拉拢中国进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不成,那么打压中国就不是不可能的事,而是成为它的必要。

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结构为两极霸权结构。一方面,美国的实力超过了其他所有大国的实力,而建立了以自己的实力为支撑的霸权体系;另一方面,前苏联的实力超

① 多极霸权结构的提法考虑了这样的现实情况,一方面,现存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实力超过任何其他体系大国的国家,该国依靠其实力建立了霸权安排;另一方面,除实力最强国即霸权国之外,国际体系中存在几个实力相当的体系大国,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对霸权国构成了一定的竞争,霸权国想依其意愿控制全球是不可能的。由于在多极霸权结构中,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挑战霸权国的利益,体系大国乃至地区大国在不同层次、不同问题领域对霸权国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因此,这样的结构下,不存在明确的敌友关系。关于这种提法的更详细论述,可参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26-129页。

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体系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了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冷战时期两极霸权结构既孕育了七国集团这种协调形式的出现、巩固和发展,也制约了七国集团的行为,使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为维持两极霸权结构的稳定而努力。冷战后前苏联解体,前苏联集团最大国家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的一员,八国集团成员国政府高层对于八国集团的角色定位是,把八国集团建设成为一种协调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机制;^①八国集团学术界对于八国集团的角色定位是,八国集团正在成为全球治理中心。^②当前,八国集团正处于新旧角色转型时期。在其成员国的矛盾冲突和妥协协调中,八国集团是否能完成既定的角色转型,关系到未来国际格局的重建,新旧国际秩序斗争的结果。因此,这是极为值得中国学界关注的。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估八国集团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作用,而不是根据纯粹的逻辑分析和趋势推断这样做,可以成为中国学界介入八国集团研究的比较好的切入点。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八国集团研究上的最紧要问题,是中国如何处理同八国集团的关系问题,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估八国集团在现存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成为中国学界介入八国集团研究的比较好的切入点。对这些方面,国内学界虽有所涉及,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不够的,把这两个方面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任重而道远。

① 这反映在 1994 年以来历次首脑会议的峰会公告(SUMMIT COMMUNIQUE)中,见 <http://www.g7.utoronto.ca/g7/summit/index.htm>。

② 我们所阅读过的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研究中心所收集的西方学者论文,对八国集团就是如此定位的,见 <http://www.library.utoronto.ca/g7/scholar/index.htm>、<http://www.library.utoronto.ca/g7/governance/index.htm>。另外,近年来,Ashgate 出版社出版了一组研究八国集团较有影响的专著,也都持这种观点,参见 Michael J. Hodges, John J. Kirton, and Joseph P. Daniels eds., *The G8's Role in the New Millennium*, 1999; Peter I. Hajnal, *The G7/G8 System: Evolution, Role, and Documentation*, 1999; Nicholas Bayne, *Hanging in There: The G7 and G8 Summit in Maturity and Renewal*, 2000; Karl Kaiser, John J. Kirton and Joseph P. Daniels eds., *Shaping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Challenges of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2000; John J. Kirton, Joseph P. Daniels and Andreas Freytag eds., *Guiding Global Order: G8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1; John J. Kirton and George M. von Furstenberg eds., *New Direction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anaging Globalis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1。

第二部分

七/八国集团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趋向

西方七国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角色再思考^①

吕有志 沈国权 查君红

【摘要】 本文从国际体系层次重新考察和分析了西方七国集团在冷战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得出下面的结论:一方面,冷战时期两极霸权结构孕育了七国集团这样的国际体系进程因素的出现、巩固和演变,同时该结构也极大地制约了七国集团的行为,使之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为维护两极霸权结构的稳定而努力;另一方面,七国集团这样的国际体系进程因素的出现、巩固和演变又不只是出于两极霸权结构的压力,其所以如此,还出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需要,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

本文题为“再思考”,是因为西方七国集团自其产生后,它的一年一度的首脑会议一直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许多新闻记者和学者,对七国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角色已经作了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的分析和思考。但是,在所有这些分析和思考中,从国际体系层次考察七国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角色,是不多见的。^② 而这样的一种分析视角和层次,在笔者看来,是客观、准确地评估七国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角色的不可缺少的切入点之一。

① 本文完成于2001年6月,作为原创稿发表于《国际论坛》2002年第2期。

② 对七国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角色定位,国内外学者不是侧重于从国家层次(中观),就是侧重于从领导人个人层次(微观),或者两者相结合进行分析。国内唯一的一本研究七国集团的专著,就是从国家层次和领导人个人层次相结合进行分析之后,认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是西方国家之间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参见张向晨、胡兆明著:《冲突与合作: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透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130页),还认为,如果西方联盟的外部共同威胁即来自前苏联的威胁不存在,美日欧“三驾马车式的西方政治联盟的基础就会分崩离析”(同上,第90页)。总的来看,国内学术界对七国集团乃至现在的八国集团在当前所扮演的角色是低调处理的。西方研究学者关于这类的专著和论文很多,他们的分析层次有如前述,如 Robert D Putnam 和 Nicholas Bayne 在他们合著的当前公认的研究七/八国集团的经典之著 *Hanging Togethe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Seven Power Summits*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就是结合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对七国集团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考察之后,认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是探讨缓和与主权与相互依存之间的困境的最有潜力的协调机制 (ibid, p. 211),已经成为加强西方团结和协调西方对外政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ibid, p. 230)。还有,多数西方学者所站的立场是明显的,他们是以强势地位和既得利益说话的。本文并不旨在以一种新的分析层次来分析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事件,而是意在提出我们与以前的看法不同的观点。